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百八十三 經部

毛詩集解卷二十三　　宋　李樗黄櫄　撰

斯干宣王考室也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户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約之閣閣椓之槖槖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

子攸寧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李曰宣王考室也禮記曰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所謂成室即此類也鄭氏曰宣王於是築宮廟羣

寢既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此之謂成室鄭氏所謂歌斯干以落之其言則是而其言羣寢既成而釁之則非也雜記曰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焉安神明之道也則此斯干考室未嘗釁也而鄭氏以謂築室羣寢既成而釁之豈其然乎秩秩斯干鄭氏則以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爲一章歐陽則以秩秩斯干至如松茂矣爲一章然鄭氏之說則以宣王之德如

澗水之源秩秩流出無極已也國以饒富民取足焉如於深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則以爲言民殷衆如竹之本生矣其佼好又如松柏之暢茂矣不如歐陽氏以爲頌禱之辭其說爲優今當從其說而用鄭氏之意秩秩有常干澗也幽深也言澗也山也各有常處而不遷以譬宮室之固者也爾雅所謂如竹箭曰苞如松柏曰茂苞本也蓋言竹也松也生於山澗之間茂盛而不彫正如所謂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

有心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譬如人之居此宫室安樂壽考之久亦如松柏之在山澗也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猶毛氏曰道此非也鄭氏作瘉亦非也惟王蘇歐陽皆曰訓圖其説爲長盖言宣王之時兄弟之居此室各相和好輯睦無有相圖以見其居此室而安也似續妣祖築室百堵似繼也鄭氏曰似續若巳午之巳似續妣祖者已成其宫廟也其説非詩人之本意王氏曰似續妣祖言其宫室内外皆如

先王之制繼紹先王之制而築室於百堵言其宣王之居處可謂安矣蓋言其百堵皆興也夫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是也人君有高臺深池之安必思吾民得安其居焉況夫古者宮室則欲民有棟宇宣王之時其考室也築室百堵又遣使招集流民而百堵皆作則斯民必有居處也若宣王者所謂與民同其憂樂也西南其戶者西南向也然其所以西南其戶者則於此居處於此笑語而已爰居爰處爰笑爰語即

禮記所謂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也約之閣閣此章言其築牆也方其築牆以繩縮板其繩則在乎板上歷歷然而均閣閣猶歷歷也椓之橐橐言其既已成縮板則投土於板以杵椓築之皆橐橐然而用力然其所以如是也蓋將以除風雨而去鳥鼠也芋毛氏曰大也孔氏曰宮室既成君子處之所以爲光大也歐陽氏曰君子增大而新之也蘇氏曰君子於是居焉所以爲尊且大也此皆因毛氏之說而求

之然蘇氏之説為優如跂斯翼至君子攸躋此章言其堂也鄭氏謂主於宗廟非也七月詩曰躋彼公堂今此詩下言君子攸躋則知其為堂也明矣如跂斯翼言其嚴正如人之跂足翼翼而恭也如矢斯棘言其四隅如矢之急直也如鳥斯革言其峻起如鳥之驚而革也故歐陽曰謂如鳥驚變而竦顧也革變也如翬斯飛言其軒翔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翬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君子攸躋言君子於是升此堂

也殖殖其庭至君子攸寧此章言其路寢也殖殖平正也覺直也噲噲猶快快也噦噦猶煟煟也蓋言其正晝之時則快然而明至於夜間晦昧之時則噦噦焉蘇東坡詩曰晝䆫明快夜堂深皆本於此君子攸寧言君子居之而安寧也下莞上簟鄭氏曰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簟陸德明曰莞草生水中鄭氏寢既成乃鋪席與羣臣安燕爲歡以樂之非也據上文言宫室之成宫室既成此蓋鋪莞簟以寢卧下云乃興則

是爲寢卧矣非謂鋪席與羣臣燕安爲歡以樂之此

蓋言其有莞簟乃安寢於寢室之中既寢而興乃占

其夢或夢熊羆或夢虺蛇此皆設爲之辭以見其祝

頌之辭非真夢也大人占之鄭氏曰謂以聖人之法

占之不如王氏謂當時在位之大人也其大人占之

曰維熊維羆此男子之祥也維虺維蛇此女子之祥

也蘇氏曰熊羆物陽之祥也虺蛇物陰之祥也王曰

熊羆強力壯毅故爲男子之祥虺蛇柔弱隱伏故爲

女子之祥此二説皆通蓋人之夢各有其類故祥若此乃生男子男子之初生也則寢之牀牀尊之也裳晝服也載衣之裳明其主外事也載弄之璋欲其有德也其泣之聲則喤喤然至其長大則皆佩朱芾朱芾者天子之服也天子純朱諸侯黄朱皇猶所謂皇皇者華是也室家君王言室家之内皆是君王者也君謂諸侯王謂天子也女子之初生則寢之地地卑之也裼夜服也載衣之裼明其主内事也瓦紡塼也

男子之初生則玩以璋女子之初生則玩紡塼則古人之教其子也已無非僻之心矣安得風俗而不淳厚乎無非無有非僻也無儀無有不善也猶所謂無咎無譽也唯酒食是議蓋女人之職惟議其酒食而不遺父母之憂也男子則宜其君王女子則宜其室家蓋祝頌之辭也

論曰劉向曰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蘇氏曰厲王之世亂而宮

室敗壞宣王謀所以續其先祖先妣者葢築其宫廟

一則以爲因其敗壞而作新之也一則以爲因其奢

侈而革之以儉也然皆無所經見不足信也竊觀此

詩則知宣王之營宫室可謂得禮不失之侈亦不失

之陋觀詩中作宫室之制如所謂如跂斯翼如矢斯

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等句不失之陋矣然其作室

也將以除風雨而去鳥鼠則不失之侈矣則於先王

之爲宫室非徒爲美觀將以承先王所爲而已故曰

似續妣祖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未有宫室後世聖人易之以宫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古聖人作宫室之意惟欲待風雨而已然尊卑不可無别而於此又不可以偪下考之周禮宫室之制廣狹小大皆有法度存乎其間後之人君失其意肆爲奢侈千門萬户之宫神明通天之臺勞民費財無所不至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則後世欲求作室之意者當以周禮斯干求之

黄曰雜記載子羔言曰成廟則釁之路寢則考而不
釁考者設酒食以燕樂之也古者成室而燕之必有
祝頌之辭如晉獻文子成室大夫發焉所謂歌於斯
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與夫美哉輪奐之意君子謂之
善禱故斯干一詩皆考室稱頌之辭也先則言其基
址壯厚而不拔兄弟之安居而不爭次則言其室家
之制度居處之歡悅又次則言其垣牆之固棟宇之
麗堂室之美至末數章則願其男女之衆多子孫之

蕃衍而禱頌之意盡矣雖然當天下甫定之餘而遽役民以宫室之事豈不過乎司馬光嘗曰天下未定當克已節用以趨民之急而顧以宫室爲先豈可謂之知務哉嘗觀鴻鴈之詩見宣王所以勞来天下之民者無所不至散四方者安其居轉溝壑者得其所之子于垣百堵皆作而民有其室矣然後可以樂吾樂而無愧也宣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吾聖人所以深取之與昔者蕭何治未央宫高

帝見其壯麗甚怒曰天下洶洶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之過度也何曰天子以四海爲家非令壯麗則無以示威夫何之言則固有爲之言矣而非爲子孫法至於孝武皇帝以宮室疲弊天下千門萬户之宮神明通天之臺豈非蕭何啟之歟噫章臺之土未乾而楚宮之禍已至阿房之工未畢而秦室之亡已兆因詳論之以爲後世人君之戒

無羊宣王考牧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李曰鄭氏曰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

之至此而成夫考牧者亦猶斯干所謂考室也考則
言其歌以落之至於考牧則牧事有成恐與考室不
倫然則所謂考牧者乃牧養之處而考之乎誰謂爾
無羊至其耳濕濕羊非止於三百也言以三百爲一
羣則其羣尚多也安得謂之無羊乎故曰誰謂爾無
羊黄牛黒脣曰犉九十其犉者言犉者之有九十則
不犉尚多也安得謂之無牛乎故曰誰謂爾無牛孔
氏曰羊三百頭而爲一羣故一羣有三百不知其羣

之有多少也犉者九十頭故知犉者有九十亦不知其不犉者之數也此詵是也思辭也其角濈濈言其角聚濈濈然王氏曰聚而不相觸也羊以善觸爲患蓋羊好抵觸故以其角濈濈爲善也爾牛來思其耳濕濕言牛以呞而動其耳濕濕然陸農師曰其耳濕濕言潤澤也蓋牛之爲物病則耳燥安得濕濕潤澤也故古之視牛者以耳濕濕則牛之安可知也祭義所謂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也或降于阿至或寢或

訛此言牛羊之得所也言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動息各遂其性也訛者動也爾牧來思至爾牲則具此言牧人之得所也蓑所以禦雨笠所以禦暑餱食也言其飲食寒暑皆備也三十維物爾牲則具言毛色之物有三十或青黄赤白黒毛色別異者有三十物既別如此故其牲牷皆具祭祀則索而有之徐安道曰毛色異物各三十其牲具矣犉牛九十則三倍之羊三百則十倍之爾牧來思至不騫不崩此

言牧人之有力以取薪蒸以雌以雄鄭氏以爲搏禽獸以來歸王氏亦用其説歐陽則破其説以謂牛羊在野牧人有餘力於薪蒸而牛羊以時合其牝牡所以云此者見人畜各遂其樂也蘇氏亦本此説矜矜陸農師曰言羊之愛牧人也兢兢言羊之畏牧人也此説爲鑿不如且從毛氏以爲堅強騫虧也崩羣疾也言羊之不耗散也陸農師曰羊之爲物多瘦而病而又死善耗敗故於不騫不崩舉羊言之也禮云羽

烏曰降四足曰漬漬者謂死相殲漬而善秏散也六畜言死皆善秏散而羊尤甚故齊民要術曰羊有疾輒相汚此言是也麾之以肱畢来既升此言擾馴以從人之意也言麾之以肱則皆来入羊牢也牧人乃夢此章言占夢之事則亦如考室言占夢之事鄭氏以爲衆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供養之辭也室家溱溱則以爲人之子孫衆多也歐陽氏則破其說以謂據詩言衆維魚矣但言魚多爾何有捕魚之文及人

之子孫皆不闕牧事詩人本爲考牧不應汎言獻夢而爲鄭學者遂附益之以爲庶人無故不殺雞豚惟捕魚以爲養此爲繆說不待論可知以爲魚之爲物生子最多故夢魚者占爲豐年歲無水旱則野草茂而畜牧飽此牧人之樂也室家溱溱謂牛羊蕃息衆多也鴟鴞之詩曰予未有室家則鳥獸以所居爲室家矣牛羊牢欄亦其室家也今當用其說旗旐所以集衆故爲蕃息衆多之兆也

論曰漢武卜式爲郎布衣草蹻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牧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羣式之此言蓋有得於莊子之說也莊子所載黄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遇牧馬童子問塗焉因問爲天下之道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蓋言牧人得其道則牛羊自然蕃息牛羊蕃息則可以知當時萬物之盛多也蓋古人以畜牧之多寡而

見其國之興衰宣王之時牛羊之數如此其國可知也然觀此詩之善形容數言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以見牛羊之得其所荷蓑荷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又以見牧人之得其所至於麾之以肱畢來既升等句皆曲盡物態詳味此詩有以似牛羊之畫圖古人所謂詩中有畫者請以無羊觀之杜子美而下特其小者矣

黄曰厲王亂亡之後宫室廢矣宣王從而新之於是

有考室之詩牧職廢矣宣王從而復之於是有考牧之詩考牧者亦因其牧圉之成而作爲禱頌之辭也古人以生畜之多寡而卜其國之興廢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備腯咸有也於是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此禱頌之辭所以詳及於牛羊之衆多牧人之安逸以見其民物富庶之效也前輩謂無羊一詩似畫出牛羊圖所謂詩中圖畫是也牧人乃夢與斯干言乃占我夢皆是設辭

非果有是夢也宣王中興而富庶之效已襲人之耳目不待夢卜而後信而詩人言之者蓋以人情當飢饉之餘則莫不以豐年爲願也當離散之後則莫不以室家爲念也人情之所欲者在此則詩人之所言亦在此學者當以意逆之

節南山之什詁訓傳第十九 變雅從此始

節 在切反 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 徒藍

反不敢戲談國既卒子律反斬何用不監古銜反節彼南山
有實其猗於宜反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才何反喪
亂弘多民言無嘉憯七感反莫懲嗟尹氏大師維周之氐
丁禮反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皮尸反俾民不迷不
弔丁立反昊天不宜空我師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
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於嫁反則無
膴音武仕昊天不傭降此鞠訩音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
子如屆俾民心闋苦穴反君子如夷惡怒是違不弔昊天

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音呈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音亦如相醻矣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李曰家父周大夫也按春秋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桓公之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年不知言所謂家父者乃春秋所謂家父乎不可得而

知也或曰幽王之時有兩家父又曰父子皆字家父
或又以爲追刺幽王皆不知其真而意之未敢信也
歐陽公不以此詩爲家父所作爲序者之誤然觀此
詩末句如崧高烝民詩言吉甫作頌分明是家父吉
甫所作無疑矣節彼南山毛氏曰高峻貌巖巖積石
貌師尹毛氏曰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尹氏爲大師徐
安道曰大誥曰越尹氏庶士御事尹氏庶官之長也
言尹氏大師則三公兼庶官之長竊嘗攷詩書中皆

有師尹之人如洪範曰師尹惟日此師尹不可以指其人如詩曰尹氏大師是尹氏爲太師明矣春秋書曰尹氏卒譏世卿也其後又書尹氏立王子朝則尹氏之爲世卿其來甚久詩所謂尹氏大師正春秋所謂尹氏當幽王之時專政至平王之世猶爲卿故春秋之末猶且專權則其爲世卿也明矣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言以山石之巖巖然四方皆可以遠望而見之以譬赫赫然之師尹爲萬民之所瞻仰惟其爲民

之瞻仰則其行事也必有以副民心之望矣大學曰

詩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

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蓋爲民所瞻不可

以不愼一或不愼則爲天下僇不足以爲民所望也

今也師尹所爲不足以副羣心之望故憂心如惔惔

燔也雲漢曰如惔如焚惔焚之類也惟其憂之甚故

不敢相與戲而談言國之必亡也其言非戲實其國

之將亡也國既卒斬卒終也監明也言國既如此終

至於滅盡爲師尹者何不視之乎鄭氏曰天下之諸侯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絶滅女何用爲職不監察之非也蓋此詩言所謂國者不必指諸侯只是言周之將亡而師尹乃恬然而不之慮也節彼南山有實其猗實草木也猗長也如緑竹猗猗是也言南山之生物而草木無不茂也爲師尹者宜盡其公心則物無不平今師尹之所爲乃不能平心處事則事之不公者多矣是果何爲邪薦重瘥病也左傳昭十九年札

瘥天昏杜元凱注曰小疫曰瘥也弘大也喪亂弘多言喪亂之大而多也民言無嘉嘉美也蓋謂民無善言但怨讟憯曾也懲艾也嗟憫也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是天怒也民言無嘉憯莫懲嗟是民怨也天怒於上民怨於下宜其可以覺悟而乃曾不懲艾嗟閔者以見尹氏爲惡常自若也王氏於維石巖巖曰南山之高草木無不生之而維石巖巖此剛節也於此章則言南山之畀有草木生之以實其傍之畝谷此

柔節也此皆鑿説也若以草木無所生爲美事則草有所生爲可刺矣剛柔之節詩人本無此意皆是於詩人之外自生此義也尹氏大師維周之氐氐本也言尹氏乃周之根本其任之重可見矣當有以持國之鈞使無輕重於國外以維制四方内以毗輔天子使民不至迷惑觀上文言不平謂何則是尹氏之不均也惟其不均則何以制四方而輔天子哉伊尹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

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非予覺之而誰所謂覺民必如伊尹而後可今尹氏所爲如此安能覺民而使不迷惑哉惟其不能平心處事外不能維制四方内不能毗輔天子其民之迷無所覺悟則其亂必矣尹氏專以致國之亂至於如此故呼天而告之曰昊天不弔而使我空窮如此不宜空我師言不宜如是之空窮我師王氏曰尹氏空我師而歸怨昊天師尹之所爲王實使之而王之所爲天實使之

也黿山辯之詳矣曰天下罹此鞠訩知其無可奈何安之若命不敢以尤人故歸之天而已毛氏以弔爲至鄭氏乃曰至猶善也歐陽氏不從其説以爲昊天不弔哀此下民而使王政害民如此是也盖此所謂不弔昊天如書云不弔昊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弗弔天降喪于殷相似左氏傳曰成七年吴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遂引此詩弗弔昊天之言爲證則不弔不恤也

襄十三年吳侵楚喪君子以吳爲不弔亦引此章不弔昊天杜氏注曰不爲昊天所恤則不弔爲不恤明甚凡人之遭患難或呼天或呼父母此其常也北門之詩刺仕不得志也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黍離之詩閔宗周之爲禾黍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則是人之遭患難多呼天也弗躬弗親前數章旣深責尹氏此章則責幽王信任師尹也言王不躬親其事使師尹得以專恣也夫所謂躬親者不必如始皇衡石程

書不必如魏文帝之按行簿書也天子當攬權於上不可使出於臣下今王權不出已故使尹氏得以專恣下文不自為政是也惟其如此故庶民皆疑之而不信也仕察也君子之所為王當問而察之則人之邪正可知矣今尹氏誣譖君子王不問察便以君子為可罪則是罔君子故戒之以勿罔君子言王問察其事則以君子為有罪猶云可也今弗問弗察便以君子為非非罔君子乎為王者當平其心而已蓋公

生明偏生暗王者之道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茍能平其心而正之則君子小人之情狀不能逃吾之視聽惟其不公此小人所以得志也故教之以平其心而使小人不得進則不爲小人之所危矣故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夷平也殆危也不爲小人之所危則其瑣瑣然之姻亞亦無豐厚之仕也壻之父曰姻兩壻相謂曰亞言其信師尹故師尹之姻亞得以類進盖師尹之不平如此甚也昊天不

傭傭均也昊天不傭降此鞠訩鄭氏曰昊天乎師尹
爲政不均乃下此多訟之俗此非也與下文昊天不
惠皆以不平不均歸之於天言天何使我不均而降
鞠訩也鞠盈也訩訟也言民盡訟也昊天不惠降此
大戾鄭氏曰又不爲和順之行乃下此乖争之化亦
非也此正如瞻卬昊天則不我惠言天之不我愛也
天不我愛故降此大乖戾也蘇氏以爲昊天不常而
有此謗訟歟非也以昊天不順而降此罪戾歟非也

此其說爲甚繆於鄭氏矣鞫訩大戾雖則如此然王者但恐懼修省則可以去其災矣故教之以在上君子如届俾民心闋言已去小人則民心自闋矣安有鞫訩乎但夷平其心而攷君子小人之所爲惡怒是違矣安有大戾乎君子如届届至也如上文所謂式已也君子如夷如上文所謂式夷也夷平也闋息也不弔昊天亂靡有定此章又言天之不弔問我民而亂未有所止且與月俱生言其日浸月長使民不得

安其居故我心之憂如病酒然且敟其誰能秉國之平者乎成平也苟能秉國之成則無是患矣尹氏不平謂何則是秉國之成矣所貴乎大臣者貴乎均一而已陳平之宰肉社下以謂使我得宰平天下亦當如宰此肉則大臣必當得均一之道然後可矣尹氏失均一之道所以敟曰誰秉國成幽王之不自爲政故使尹氏用事徒使百姓憂苦而不得安其居所謂不自爲政即前所謂弗躬弗親庶民弗信是也鄭氏

以謂天不出圖書其言且怪可鄙矣駕彼四牡鄭氏以此四句分爲兩意上二句則以爲大臣專恣下二句則以見四方土地日以侵削於夷狄蹙蹙然雖欲馳騁無所之也歐氏不從其說合爲一意言我駕此大領之四牡顧天下王室昏亂諸侯交爭而四方皆無可往之所其說爲簡徑言我心之憂如此而爲大臣者方且爲惡日熾視其戈矛欲相征矣言其快私怒也既和且平無事則又如賓主飲酒相酬然盖其

性之無常如此所謂喜者私喜而已所謂怒者私怒而已言其私喜怒不在國家也昊天不平言天不使我均平使我王不得安寧令王不自懲乂其心而反怨人臣之正己者小人之專權可以去之而不去忠臣之正己者不可怨而怨之是誠不可與爲善者也故家父作此詩以窮王所以致訩之由庶幾訛王之心以養萬邦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

雖皆是王之非然未嘗先論也惟當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得其當矣故家父欲以訛王之心心既正則小人不得用而君子進萬邦之受其賜必矣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音羊）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餘久反）言自口憂心愈愈

是以有侮憂心惸惸其營反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莫紅反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音信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井亦反維號音豪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暉鬼反蜴星歴反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五忽反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

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兹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旣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七羊反伯助予無棄爾輔員音云于爾輻方六反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絶險曾是不意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之若反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仳仳音此彼有屋蔌蔌音速方有穀民今之無禄天夭是

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李曰正月夏之四月也非建寅之正月也昭十七年夏日有蝕之祝史請用幣平子禦之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此所謂正月與左傳所謂正月同孟夏之四月正陽之月陰慝未作也夏之四月而有繁霜方爲災害若建寅之正月有霜則不得爲災也則知正月非建寅之正月也當爲夏之四月也正月繁霜孔氏曰正陽之

月而有繁多之霜是由王急酷之異以致傷萬物故我心爲之憂傷也有霜由於王急酷致於訛言則此民之訛言爲害亦甚大矣孔氏之意以霜之所以降者以訛言之致此說非也王氏曰正月繁霜民之訛言亦孔之將故我心憂傷也葢爲非有繁霜但訛言爾此說亦非歐氏曰降霜非時天災可憂而民之訛言以害其國其害甚於繁霜之害物也此說得之葢以正月之陽而有繁霜我心固已憂傷矣今也民又

訛言其言甚大則其心之憂愈甚矣將大也京京憂之不去也癙痒皆病也夫繁霜訛言之爲害幽王與羣臣皆莫之憂惟此正月大夫憂之而已故哀小心而病也夫在天則有繁霜之異在人則有訛言之害其禍不難知也幽王之君臣而莫以爲憂者蓋亂亡之世常安其危而利其菑夏商之季至於漢唐之末天災屢見非不明甚民心謗讟非不深切而君臣末有覺悟者蓋不如是則國不之亡也紂之時失日而

不知問於左右左右不知問於箕子曰爲天下主而一國失曰天下其危乎一國不知而我獨知之我其危乎今幽王之世繁霜訛言爲害上下相蔽曾莫之憂則周室危矣一國莫以爲憂而正月之大夫憂之大夫其危矣父母生我胡俾我瘉此言深歎生之不逢時也瘉病也言父母之生我胡爲使我慼慼無聊而至於瘉乎不自先時如此不自後時如此而適遭此時所謂我生不辰逢天癉怒是也毛氏以父母爲

文武非也不自我先非欲其祖先適當用之也不自我後非欲其子孫適當用之也此特深序其怨歎之辭自傷其適遭此時有此災厄也好言自口此則言小人之巧僞其言之美惡惟意好之者至於鑚皮出羽故爲好言惡之者至於洗垢索瘢故爲惡言莠言醜言也特任口之所出而不得其可愛可惡之實也我心之憂而愈愈然是以有侮也幽王之時在位無非小人而正月大夫閒於小人之列小人不以爲憂

而惟大夫爲憂安得不遭其侵侮哉安得不罹其謗讟哉惸惸亦是已獨憂也無禄陳少南曰猶言不幸此説是也民之無辜并其臣僕此言幽王之刑濫其民之無罪者既殺矣而又并其臣僕皆從而陷於刑綱以見其虐之甚也大夫見其如此故自傷其國政如是曰我何爲而禄仕於此乎視彼烏之所止者於誰之屋乎必有所擇也蓋以烏之所止猶避其弋射之患而我乃處無道之朝何也左傳曰鳥則擇木木

豈能擇鳥哉烏烏微物猶有所擇自歎已之不如烏也瞻彼中林侯薪侯蒸侯維也鄭氏王氏皆以薪蒸喻小人此說固無害然不如蘇氏曰中林之木莫不摧毁而維薪蒸在焉其殘之也甚矣其說與下文相貫言民之危殆如中林之木非不美也而乃爲人所殘害天乃夢夢然而莫之覺察夢夢昬亂之貌也雖然天意豈真若是哉但天意未定爾故曰既克有定靡人弗勝蘇氏曰方其未定也何所不至及其既定

人未有不爲天所勝者申包胥曰人定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而老子所謂天網恢恢踈而不失不然則天豈有所憎而禍之者邪適當其未定故耳此言皆諸儒之所未及也謂山蓋卑此則以喻訛言者謂山蓋卑則有爲山脊言者有爲大阿言者而皆以爲卑民之訛言變白爲黑如此乃不懲止何也故曰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訛言可懲而王曾莫之恤乃召彼故老不問之以政事而乃問之以

占夢則其所問者非所宜問也賈誼之於文帝問之以鬼神之事說者猶譏以爲不問蒼生而問鬼神況夫訛言之爲害如此王乃舍之而問占夢之事可謂非所問而問也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言幽王之君臣自以爲聖而無有知烏之雌雄者夫烏之雌雄豈難知哉雖常人猶知之不待聖賢始知之也自以爲聖而烏之雌雄乃不能別則其與菽麥不辨亦無以異其敢自以爲聖乎夫聖孔子不居以孔子之聖

猶不敢居聖人名而幽王何人乃自以爲聖乎自以爲聖則又不肯以其國事而下問其臣故但問以區區不急之事則國家安得而不亂也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局毛氏曰曲也蹐毛氏曰累足也說文曰小步也孔氏曰謂天蓋實高矣而有雷霆擊人不敢不曲其脊以欽之謂地蓋厚矣而有陷溺殺人不敢不累其足以畏之此說是也局曲其身也東京賦曰云云注曰局傴僂也以天之至高宜其可以高舉而乃傴

僂而行以地之至厚宜其可以闊步而乃側足而行蓋言禍之不可測而安之不可恃也我之所以號呼而爲此言皆有道理也哀今之人胡爲虺蜴之毒安行無禮無所忌憚何也鄭氏曰虺蜴之性見人則走此非詩人之意也但取其虺蜴之毒耳瞻彼阪田此章言已之特立而無助也視彼阪田崎嶇之處有菀然特感之苗亦猶昏亂之朝有挺然特立之賢者特立之苗特生於阪田之中而天爲風雨以扤動之惟

恐其不勝亦猶賢者之特立而小人成羣思有以中傷之惟恐其不及也蓋浩浩者易汚嶢嶢者難全自古邪説之害君子多矣已之守正則爲邪者所忌已之好諫則爲邪者所嫉其道常不兩立故小人必思有以中傷而逐之然後已然在朝之臣其初求我以爲法則惟恐失我非不好賢也及其執我以爲仇則不我助也仇仇偶也此以見其孤立也以五陰而剥一陽則陽必消故曰剥剥也柔變剛也謂陽之剥落

而至於盡也以見幽王之朝小人背君子其如幽王何心之憂矣如或結之此章言閔國之將亡也言我心之憂如有物纏結之者以國政之危故也鄭氏曰正長也憂念此之君臣何一然爲惡如是王氏又以正爲邪正之正言正危則以邪勝故也此説比於鄭氏爲長然不如歐氏之説正爲政事之政言古用字多通也厲危也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言火之燎于原寧有能滅之乎今也赫赫然方盛之宗周乃爲褒姒

所滅誠可駭也歐氏曰火燎于原其熱盛若不可嚮而猶或有撲滅之者周雖赫然而必爲褒姒所滅也然詩本義正不如此顔師古嘗解此四句曰言火燎方盛寧有滅之者乎宗周之盛而爲褒姒所滅怨其甚也此論得之褒國名也姒姓也褒姒猶所謂齊姜宋子也威亦滅也此時周未滅而言滅者言其有滅亡之理也國語所載神龍吐漦檿弧箕服之謡雖曰知褒姒之必爲害然其爲説涉於怪誕不足取也今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李黄集解 卷二十三
三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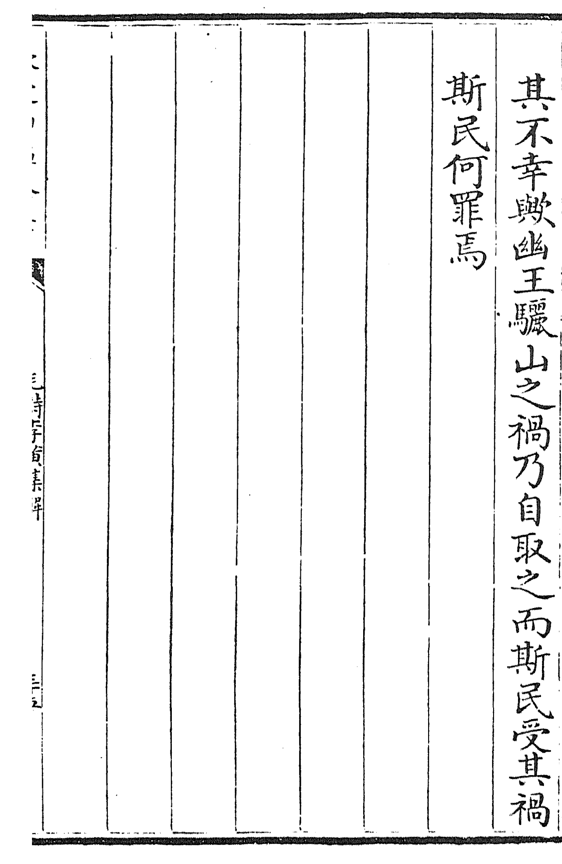
此正月之大夫知褒姒之必滅周者則以其國勢知之也卒之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舉烽燧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其後數舉烽燧諸侯亦不至卒有驪山之禍但以一笑而傾國家知此則傾人之國不在多也當此時也其去滅之時無幾矣歐陽曰上七章皆述王信訛言亂正至此始言滅周本於褒姒者謂王溺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之也終其永懷此章又言終其長

思知君必陷於禍如困於風雨而載車以行其危可知而又棄其輔則其危甚矣輔輻傍之斜木也輸墮也既棄其輔則必墮敗爾車之所載既敗爾事方請長者以助不亦晚乎如晉惠公乘小駟慶鄭知其必悔弗聽既而戎馬還濘而止於是號慶鄭與此將伯助予何以異自古昏亂之主國未至於亂則多忽賢者之言至於喪亡始思賢者之言有效雖悔昔日之不用已無及矣無棄爾輔此又詳陳駕車之所當然

也不棄其輔又當益其輻屢有其僕然後不墮敗爾車之所載不棄爾輔可謂慎矣然猶以爲未也而又員於爾輻員于爾輻可謂慎矣猶以爲未也而又屢顧爾僕然後不至於多難今幽王乃終然踰於絶嶮之地而不以爲意其忽於禍難可知矣人而有畏禍之心此猶可救也今也曽不以禍難爲禍難則末如之何也矣安得不輸爾載邪魚在于沼此章言居於亂世無所逃其禍如魚在池沼之中不足爲樂雖潛

伏之深亦昭昭然而易見盖言禍難之不可逃如此故憂心慘慘念國之虐政不可逃也彼有旨酒又有嘉殽言小人之徒自以酒食相樂而大夫獨憂也小人之徒以爲爵厚禄遂爲酒食之歡雖爲目前之樂而不知他日之禍旋踵而至也有旨酒嘉殽和洽其鄰里與其親戚周旋而我獨憂心慇慇也云旋也言周旋也昔人有言曰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爲樂也突決棟焚而子母恬然不知禍之將及也今國勢

如此而小人之徒乃羣居飲酒以相樂殆燕雀之類也佌佌彼有屋佌佌小也說文佌字與此不同而訓以爲小蔌蔌陋也言以小人而有屋之富祿之腆則小人之幸也小人之幸則民之不幸也民人不幸乃天之天害以椓破之也民之遭虐富人猶云可爲惸獨之人無以勝其貧實可哀也衰亂之世要其極也貧富俱受其禍言其一時之虐政富者之財猶可以勝其求貧者愈甚而不堪也然則爲幽王之民者何



其不幸歟幽王驪山之禍乃自取之而斯民受其禍
斯民何罪焉

李迂仲黄實夫毛詩集解卷二十三

謹案卷二十二第二頁後五行麀說文爾雅以為鹿之牝也刊本脫麀字玩文義此釋麀字今增

第十六頁前二行齊後往周王怒之刊本後訛復據國策史記改

第二十一頁後一行若疇圻父刊本圻訛祈據尚書改

第二十二頁前二行有所底止刊本有訛靡據左傳改

第二十六頁前二行摻執子之手摻執子之袪摻
執子之袂與遵大路詩異未詳何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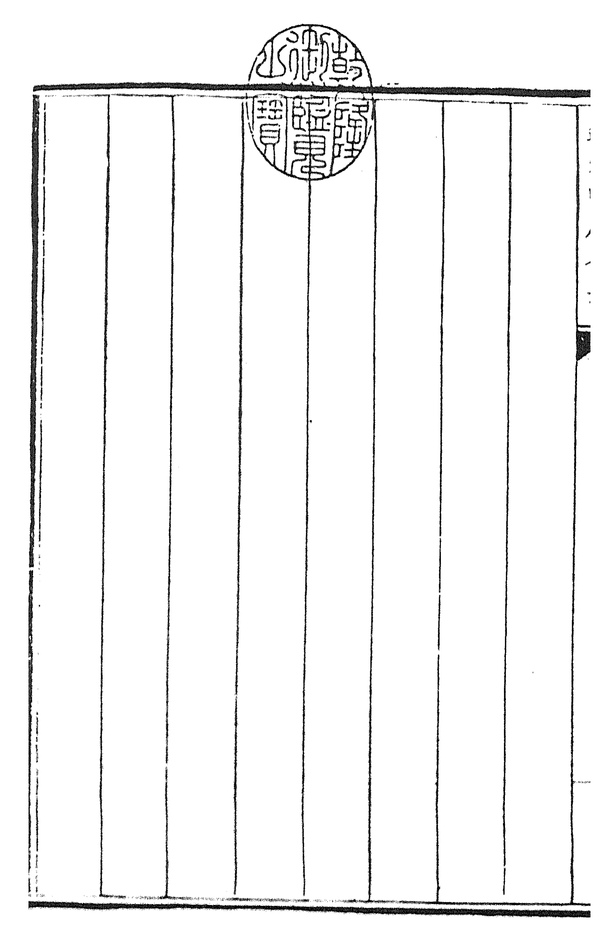
第三十頁後八行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刋本知
作交據後漢書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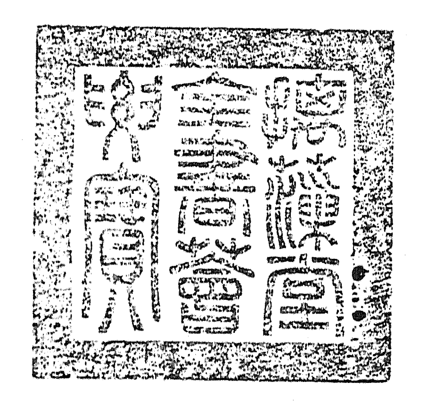
卷二十三第十頁後四行爾牛來思刋本思訛斯
據經改

第十四頁後八行民具爾瞻刋本具訛其今改

第三十三頁後三行而又員于爾輻刋本員訛圓

據經改下同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謄錄監生臣王詔

謄錄監生臣王元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李黄集解卷二十四 五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百八十四 經部

毛詩集解卷二十四　宋　李樗黄櫄　撰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爗爗於輒反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皇父卿士番維司

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維趣馬楀(音矩)維師
氏豔(於贍反)妻煽方處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
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皇父
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魚郡反)遺一老
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
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子損反)沓背憎
職競由人悠悠我里亦孔之痗(莫背反)四方有羨(於箭反)我
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

友自逸

李曰鄭氏以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爲刺厲王之詩不當爲刺幽王之詩其意以謂毛氏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改厲爲幽蓋以此篇之中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維司徒也但以此篇不當言番維司徒故以此爲厲王之詩蘇氏以爲不然鄭桓公在幽王時與番維司徒先後用事又襃姒以色居位謂之豔妻其誰曰

不可當從此說觀鄭氏以詩所言褒姒與番維司徒為厲王之詩其下雨無正小旻小宛亦以謂厲王其意以謂四序皆言大夫疑是一人之作其說未之敢信也十月之交日月交會也夫日行遲一年一周天月行速一月一周天日與月一年十二次交會其交會也或有日食之變故交會必於月朔日食必於月朔言此十月交會朔日辛卯也是時日有食之其醜莫大唐書志云十月之交以歷推之在幽王之六年

則是爲幽王之詩無疑矣日蝕而以歷推之則是當食也旣是日之當食乃爲變異之大者唐書志云古之太平日不食星不孛蓋有之矣若過至未分月或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歷陽盛陰微則不食或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則天爲之隱雖交而不食此四者皆德教之所由生也蓋以日當食而不食則是有德者也日當食而不免於食則是無德者也春秋之時書日食三

十六後世歴家皆能推之則是當食也日月交會而日必食雖日當食爲人君者亦不可不自省而孔氏云日月交會於筭可推而知則是雖數自當然而云爲異者位貴居尊恐其志意易怠聖人假之神靈作爲鑒戒爾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爲怪異莫此之甚故有伐皷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也蓋不如是則當日食而使人君無戒懼之心是啓人君有怠慢之心

也鄭氏謂辛金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也鄭氏溺於緯家之說故如此但日食自足以見其災異如春秋之書日食有不言日者豈不爲災異乎彼月而微此日而微言月當有微細之時日不當微細也柏舟之詩曰日居月諸胡迭而微盖日不當微今日月胡交迭而微惟日不當微而微故下民亦孔之哀言禍將及於下民也言日月告凶禍者以日月不用其常道也行道也望而正於黄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陰

斯蝕矣朔而正於黄道是謂日䧢月明則陽爲之食矣凡日月之蝕者皆不用其常道然其所以不用其常道者亦有故焉以四國爲政不用其善人故也夫以不用善人而所用者莫非小人而致日蝕苟能用善人則足以消變異矣左氏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夫以月食之變亦可以爲變矣而乃以爲維其常者王氏云月蝕非其常也然

此日食以陽侵陰猶爲常也其說是也春秋日食三十六月食則未嘗書豈其當時偶無月食耶亦其以爲常故不書之也爗爗震電此章則言其爲災異非獨日食也其災異交午旁至而又爗爗震電貌震雷也春秋書三月大雨震電周之三月乃夏之正月而有震電此其所以爲異今此爗爗震電豈亦震電非其時邪推其震電非其時則使天下不安寧不善之兆也百川之水皆溢出而相乘山之冡頂高峯之上

崒然崔嵬者皆崩落髙大之岸則陷爲深谷岸應處上今乃陷而在下深下之谷則進出爲陵矣谷應處下今乃進而在上變異如此今之人曽莫有懲艾之者仲舒云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今幽王之時日食如此又有震電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髙岸爲谷深谷爲陵使能恐懼修省則日食之變必能自省矣况於震電之類乎惟其不知自

省天欲扶持而全安之有所不可此所以亂亡也鄭氏云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楀皆氏蘇氏云人各有常官皇父則皆總其權故以卿士目之豔妻指褒姒也美色曰豔左傳曰美而豔𤧚熾也言此羣小人用事而褒姒其埶方熾與之羣處夫以小人用事已足以致危亂之機而況於羣小人之用事又有豔妻交結於内則其埶蟠結於朝廷之上不可解也商紂之時在朝廷則飛廉惡來之徒用事於内則有妲

已焉明皇之時在朝則林甫國忠用事在内則有楊妃焉幽王之時在外則有皇父之徒在内則有褒姒焉内外為患如此安得不招致災禍哉此詩上三章則言災異之事下四章則言災異之由所用者非其人也西漢之末有日食則多責之大臣夫災異之興則大臣所不能無罪也然而人君亦當責己漢之君不能責己而責於大臣後世所以譏議之今幽王之時天變如此君臣皆有罪故責外所用之人又責其

內寵者言其所以致之之由也豔妻或以爲閻妻則是厲王之時當從王氏以爲褒姒抑此皇父肯自以爲不是乎言其不自知惡皆謂已爲是也汝何爲使我役作不先就與我謀遂毀其牆屋使失其業而田卒爲汙萊乎下荒曰汙上荒曰萊皇父虐民如此猶不知反曰我不殘害汝在禮法下當供上役也若以爲下供上役果合於禮則秦始皇驪山之役亦可以爲禮乎此皆皇父文過飾非所爲言無不僞是也已

之爲非則自以爲是已之害民而自以爲禮此蓋多行不義者也下章則又言皇父之欺君皇父孔聖言皇父自以爲聖也當時君臣皆自以爲聖故不肯求賢以自輔惟不忠之臣自以爲聖故未嘗求賢以輔君作都于向向邑也作都于向之時則所擇之卿皆貪淫多藏之人曾不且憖遺一老使之守衛我王鄭氏謂憖者心不欲自強之辭也左傳曰不憖遺一老杜預注曰憖且也當從其說又擇其富有車馬者以

往徂向此皆言皇父不忠之狀也當時大夫黽勉以從於王事雖勞亦不敢自訴猶且遭讒口之衆多况敢告勞乎苟告勞則罪日多矣下民之妖孽非自天降噂噂沓沓相對談語背則相憎逐其主凡此者皆由人也觀此詩日食震電山崩之變皆是人爲之致非自天也故爲君者當責其在己而已矣言我悠悠居今之世可爲甚病而四方之民有饒羡而我獨居此憂四方之民皆享逸豫而我獨不得閒暇非不能

休也以天命至此不久故我不敢效我友之逸也苟欲自逸則安知他日不爲禍邪觀幽王之時豈四方之民盡皆有饒羡者豈四方之民盡優游而自逸哉如所謂不宜空我師則四方無有饒羡矣所謂卒勞百姓則民莫克有逸矣乃爲此言者蓋大夫方言其已之勤勞憂思故爲此辭學詩者當以意逆之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
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周宗
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
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如何昊
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
胡不相畏不畏于天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暬思列反
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荅譖言則退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

俾躬處休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息嗣反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李曰詩之名篇皆掇取詩中之文以爲之惟雨無正酌賚般四詩篇名皆詩中無其文則别撰其名考諸左傳宣十六年酌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則知此篇其來久矣非必詩者之意然酌般賚三詩命名之義猶可曉惟雨無正爲難曉作序者之説曰雨

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雨自上而下譬政自君出其文不貫兼中所謂雨自上而下與夫衆多如雨其意皆不見徐安道曰正大夫三事大夫邦君諸侯皆自肆與凡百君子不敬其身可謂衆多如雨此皆附會而爲之説未可深信以爲然也此當闕之以俟知者浩浩廣大之意駿長也幽王之時天下被其虐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曰天之於民其始也德甚大今乃不終其德既生之矣又從而禍之

以至喪亂饑饉之災以斬伐四方之國所以歸其禍於天也蓋人之情疾痛則呼天本非天之不仁也其實召此禍者幽王之罪也人之爲此言者特歸之於天而已亦甚其君之辭也旻天之威如此迅烈幽王弗之謀有罪既服其辜今則舍之而不問無罪者乃淪胥陷溺而偏及焉豈畏天者之所當爲哉夫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有罪者天之所討也畏天者亦在順天之所討罪之意而已今也非特有罪不之討而

無罪者又且濫及焉有罪者不可舍而舍之則惡者無所懲無罪者當舍而不舍則善人無所恃所爲如此將見上天震怒而不佐其國也周宗既滅宗周鄭氏曰鎬京也徐安道曰宗周者周爲天下宗也言宗周則在鎬京此盖祖鄭氏之說不如蘇氏之說曰周宗姬姓之宗族皆破滅無所底定則幽王之勢孤矣而其臣下皆離散故繼之以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正大夫者

大夫之長也鄭氏曰上公也王肅則以三事爲三公大夫乃其屬孔氏以鄭氏之説爲然王肅不合分爲二徐安道以謂周官曰三事暨大夫舉三公及大夫也其説爲有據當從王肅徐安道之説言此大夫之長離散而居莫有知我民之勞勩以至三公大夫及諸侯無肯夙夜朝夕以省視王事其君臣解體如此夫三事大夫邦君諸侯宜其日當修省懼而爲善今乃反而爲惡以見其無遷善悔過之心也夫幽王上

則爲天所怒下則爲民所怨内則宗族破滅外則羣臣諸侯攜貳其孤立無侶而不之懼此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然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哉如何昊天此又言王之爲惡常自樂而不知自悔故呼天而告之以爲何如以法度之言而人不信乎今王所爲如此如行道之人不知所到言茫茫然而無所止定也猶所謂譬彼舟流不知所届也雖然王之所爲固不然矣凡百在朝之臣亦當敬其身耳葢

爲王止於仁爲臣止於敬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敬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又責之曰胡不相畏乎汝不自相畏則是不畏於天也此句正猶孔子所謂吾誰欺欺天乎欺其心是欺其天耳不相畏是不畏於天也人欲知所以不欺天者不在乎他在不欺其心耳戎成不退戎兵也遂進也蘇氏以易曰不能退不能遂爲證暬御國語居寢有暬御之箴此言兵勢已盛不能退是無弭亂之道也饑饉已成不能遂是不

能兆豐年也胡爲使我小臣憯憯日瘁朁御侍御之臣也侍御之臣憯憯然而瘁而在位之臣無肯以此相告聞可聽之言則受其善而荅之荅之而未嘗行聞譖愬之言則拒其言而退止之蓋言不肯任其責也哿可也此言哀我之不能言者非出於舌之難出於舌則躬受其瘁矣當時之所謂能言者乃可於人意蓋以其巧言如水之流轉而躬受其休矣自古禍亂之世正人纔出一言則必受其禍爲正人者故多

全身遠害緘默而不言不然則爲洩治之徒由是觀之其當時之緘默而不言者乃爲不能言而喋喋自恣無所忌憚乃當時之所謂能言者維曰于仕此章言幽王之世而仕者可謂危且怠矣其曰不可使者則得罪於天子其曰可使者則怨及於同列則其仕豈不危且殆哉蓋天子欲其臣之盡瘁也今也言不可使則得罪於天子矣同列欲其同惡相濟今也以爲可使則怨及同列也謂爾遷于王都鼠思憂思也

此章言當時之臣離散而去也雨無正言大夫命之遷來王都其去者則無以家爲辭也而此大夫乃憂思泣血無有出言而不我疾也蓋吾之心在於爲國則其出言無非爲國在朝無有爲國者聞吾之言則皆疾吾也今命之遷来王都則彼無不疾我矣既而又責之曰昔爾出居於外誰作爾室亦有作之矣今乃以無室辭我何哉此蓋責之之深也幽王之時大臣無有以憂國爲心小臣則有憂國之心正月之尹

氏十月之皇父所謀者皆無憂國之心至於小臣雖有憂國之心亦何補哉

小旻（密巾反）大夫刺幽王也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音聿）何日斯沮（在吕反）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其凶反）潝潝（許急反）訿（音子）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之禮反）我龜既猒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

用不得于道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方九反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音刈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李曰鄭云所刺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爲小故曰小旻孔氏遂廣其意謂十月之交言日月告凶權臣亂政雨無正言宗周既滅君臣離散皆是事之大者此

篇惟刺謀事邪僻不任賢者是其事小於上篇也此其爲説不足信然鄭氏既以小旻爲政教此於十月之交雨無正爲小至於小弁之詩亦曰政教爲小是二説固同矣至於小弁乃太子之事太子之儲事非小事也則其説不行又别爲之説以謂鸒斯小鳥故曰小弁則其説自相異同如此不如蘇氏之説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别其爲小雅也其在小雅謂之小明在大雅者謂之大明召旻

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其説是也蓋如叔于田大叔于田之詩以大加於叔于田之上特以爲之別爾其所以小大者非有深義於其間也旻天疾威旻天説文曰秋天也王肅曰仁覆閔下曰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蓋言旻天之威迅烈敷于下土也沮止也王氏曰王者隆寛博愛以得天下之心而天下樂告以善道則無所事於疾威天下之善衆至如至誠由直道以圖天下之事有餘裕矣則無所事於回遹其

意以疾威刺幽王非也蘇氏曰天禍迅烈徧於下矣而王之邪謀終莫之改也此說是也盖言幽王不畏天禍天禍天禍降於下不知所以順天使天有悔禍之意令乃偃然自若信用邪謀則天之禍何時而止也其謀之善者則不從其不善者則反用之夫所貴乎聽諫者惟欲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則不從之今幽王之聽謀如此故我視其謀猶則但見其甚病也卬病也自古昬君暗主之聽謀雖曰善者不從不善者

反從之原其本意豈固意不從不善者之謀哉蓋其意以臧爲不臧而不臧者反以爲臧也昔苻堅信慕容垂之謀而南伐晉後唐廢帝信薛文遇之謀而移敬塘節鎮當時羣臣皆以爲不可而二帝獨以爲謀之善自今觀之則其謀不善自當時觀之則當時之君必以爲成功也潝潝訿訿毛氏曰潝潝然患其上訿訿然思不稱其上說文亦曰訿訿意不稱也孔氏推廣其說以謂小人在位皆潝潝然自作威福患苦

其上訿訿然競營私利不思稱其上其訛皆不甚明爾雅曰潝潝訿訿莫共職也韓詩亦曰不善之貌其訛又不分別二字之訛爲何如王氏曰潝潝苟有所合也訿訿苟有所毁也王氏此言雖以字生義然實得詩人之意劉向曰衆小在位所從邪議潝潝相是而背君子蓋同乎已者則以爲是異乎已者則以爲非則王氏之言實與之暗合蘇氏曰潝潝言相和也訿訿言相詆也亦是此意蓋言小人之好惡如此則

是可哀也小人之黨甚固故其謀之善者則相與違之謀之不善者則相與從之故作詩者視其謀猶則安所止乎左傳曰天祚明德有所底止祈父之詩亦曰靡所底止皆是訓至之意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今幽王之時卜筮既數故龜亦厭之不告其猶也其所謀者大多是非混淆故是用不集其發言者訩訩滿庭無能決其是非孰敢執其咎哉蓋所謀者一二而已則必有自任其責者所謀

既多孰肯執其咎責哉左氏楚子伐鄭其六卿欲從楚其三欲待晉子駟曰請從楚騑也受其咎如此則所謂執其咎苟執其咎則爲事必欲遂事苟不遂則自受其辜今也徒爲其謀而不執其咎此所謂作舍道傍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也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鄭氏曰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以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王氏之說亦如此不如蘇氏之說曰譬如欲行而不先爲行

邁之謀隨人而妄行亦是終不得其道也哀哉爲猶

此章言當時之爲謀非以古人爲法言任其私意爾

如國猶而經理之但其目前之細務非國家之要務

也其所聽受者皆邇言其所爭辯者亦邇言無遠圖

也夫謀之遠者近於迂闊而難行謀之近者近於切

要而易用故近雖有小利而其害隨至遠謀者雖目

前未見其利而可以終身無害自非聽之者明安能

慎擇而用之哉如彼築室於道謀於行道之人路人

之意不同故不得遂成也所謂作室道傍三年不成是也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止定也聖哲謀肅乂此洪範之五事葢指當時之賢者也膴大也言國中雖未定而有或聖或否者民雖小而哲謀肅乂者王當慎擇而用之無使如泉之流陷溺而敗也自古禍亂之興雖曰小人爲之君子並受其禍幽王之時民之有聖哲謀肅乂者雖其國之危亂非已之所爲而其受禍則一也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徒涉曰馮河徒搏曰

暴虎虛手而搏虎無舟而涉河此皆人所易見故不敢也然常人之情但知其一自此之外而不知其他也喪國亡家之禍自非明哲君子莫有知者故我心之憂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惟恐其墜也惟恐其陷也言人皆莫知其他則戰戰兢兢惟此大夫獨如是也觀正月之詩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自常人觀之以天之高又何待於不敢不局也以地之厚又何待於不敢不蹐也惟其知禍

亂將至常人以爲無害君子以爲理之必至也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

卜自何能穀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之瑞反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李曰宛小貌翰者毛氏以爲高不如蘇氏以爲羽也言以鳩之小鳥而羽飛欲至於天也毛氏曰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得蘇氏亦曰宛然鳴鳩而求戾天亦難矣以小人而責其繼文武之功亦難矣此説與毛氏同而歐陽深破毛氏之説以謂小宛大夫刺幽王敗政不能繼先王之業其曰宛彼鳴鳩翰

飛戾天云者謂此鳩雖小鳥亦有高飛及天之志幽王不自勉強奮起曽飛鳩之不如以墜其先王之業此説是也蓋以鳩之小鳥而猶有高飛及天之志而幽王乃不能勉強行道而墜文武之業是飛鳩之不如也王氏之意亦與歐氏同惟幽王既不勉強於此矣故我心憂傷念昔先人先人指宣王也宣王能夙興夜寢故能成中興之功今幽王乃自怠自棄無興復之心則文武之業墜矣故念昔先王以傷幽王不

能然也盖治亂之分勤與怠而已成天下之事者莫先於勤壞天下之事者莫先於怠文武造周家之業亦曰憂勤而已宣王成中興之功亦曰憂勤而已惟其憂勤故能成文武之業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周公思兼三王是亦宣王之有懷二人也周公坐以待旦是亦宣王之夙興夜寐也周公惟其勤故能守文武之業宣王惟其勤故能興文武之業今幽

王乃不能如此此周之所以衰也先人毛氏曰文武也而孔氏廣其說以謂王無德而念其先人又云有懷二人則所念二人而已歐氏以先人爲宣王是矣而又以有懷二人謂下章所謂二人刺王云人誰不飲酒一人則齊肅通明雖飲而温克一人則昏愚無知但以沈醉苟一日之樂此又曲說徐安道曰幽王之先人既勤思文武之道此爲得之齊聖書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史記亦曰幼而徇齊毛氏曰正也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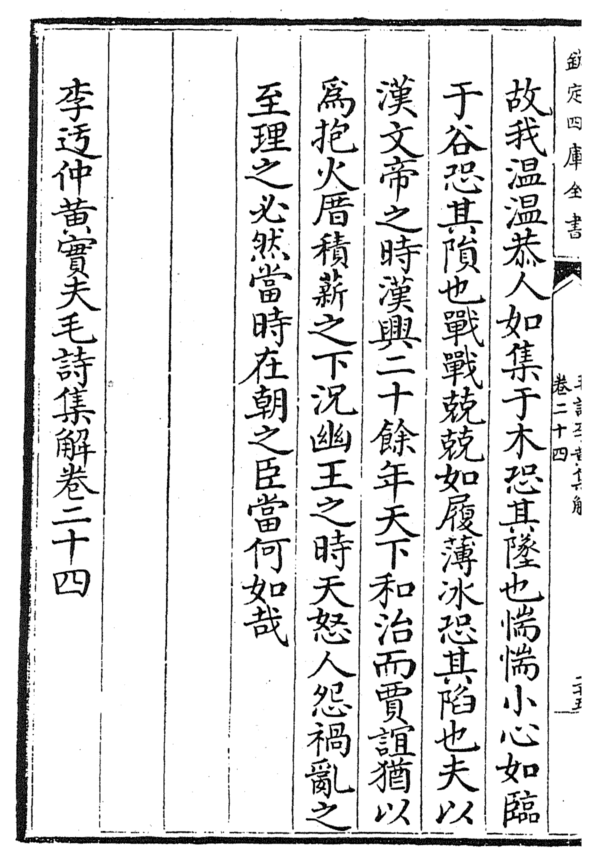
聖聰明之稱言齊聖人之飲酒温則和而無不容克則能勝己之私正所謂不爲酒困是也彼童昬無知之人益醉日富鄭氏曰童昬無知之人飲酒日醉自謂日益富夸淫自恣以財驕人此不如陳少南之説益富也付朝夕於醉而日以增益也惟幽王之時如此故戒之以各敬爾儀天命不又王氏曰言各者則并戒其羣臣也各敬爾儀者以天命不又也又復也天命不再來也汝既以酒敗則天必罰之而其命不

再来矣治積眛醉而亡其喪宗君曰醉足以亡喪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則天威其可不欽哉中原有菽歐氏以此二句爲勸勉王爲善之意言中原有菽庶民皆可往采采者無不得也世世有善道凡人皆可爲爲則得之矣王何獨不爲也又言人性之惡可變而爲善譬如螟蛉之子教誨之則可使變其形而爲蜾蠃子也此言雖無害然不如且依毛鄭之説從毛鄭之説則與上文相貫上文既言天命不又故此申述

其天命無常之意言菽生於中原惟有力則采得之以譬人君之位無常惟有德者則得之螟蛉之子蜾蠃負之以爲已子以譬幽王苟不能養其民亦將有德者養之以爲已之民也式用穀善也教誨其子而善從之所謂類我類我是也陸農師曰蜾蠃取桑蟲負之七日而化爲子其祝聲可聽法言云祝之曰類我類我盖其音之然也夫天下不可以常有也商之季而有周正如有力者之采菽蜾蠃之負螟蛉豈可

常哉惟有德者則得之題彼脊令題視也脊令雝渠也視彼脊令之鳥或飛或鳴未常止息人亦當如是我日猶言此日也日既往矣日將行矣日月之逝其速如此幽王宜夙興夜寐庶無忝於所生矣所生指宣王也宣王能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幽王尚能夙興夜寐則不忝其父矣交交桑扈交交毛氏曰小貌歐氏破其說以謂交交者往來貌率循也桑扈竊脂也陸璣注曰青雀也好竊人肌肉脂及膏故曰竊脂也

桑扈食肉之鳥未嘗食穀也淮南子曰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非廉也則是桑扈未嘗食粟也今也循場食粟則非其所宜矣亦猶我之塡弱鰥寡而乃以爲宜入於岸獄則亦失其所矣此所以可哀也民之不可以入岸獄亦桑扈之不可食粟今幽王乃以爲宜正所謂倒置也幽王苟握粟以試之桑扈自何能食粟乎不能也能知此則知岸獄非民之所宜也溫溫恭人言幽王之暴虐如此則廷之臣危懼而不自安



故我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恐其墜也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恐其隕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恐其陷也夫以漢文帝之時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治而賈誼猶以為抱火厝積薪之下況幽王之時天怒人怨禍亂之至理之必然當時在朝之臣當何如哉

李迂仲黄實夫毛詩集解卷二十四

毛詩集解卷二十五　宋　李樗黄櫄　撰

小弁（步干反）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弁彼鸒（音預）斯歸飛提提（是移反）民莫不穀我獨于罹（力知反）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踧踧（徒歷反）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音燭）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菀

音鬱彼柳斯鳴蜩音條嘒嘒呼惠反有漼千罪反者淵萑葦淠淠孚計反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心之憂矣不遑假寐鹿斯之奔維足伎伎其宜反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君子信讒如或醻市由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寄彼反矣析薪杝以豉反矣舍彼有罪予之佗吐賀反矣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

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李曰太子宜臼平王也且曰申后之子也幽王既愛褒姒生子伯服遂廢申后以伯服爲太子遂逐宜臼左傳曰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姦命諸侯黜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攜王指伯服也王嗣指宜臼也詳左氏之文則是幽王既死伯服自立故謂之攜王諸侯黜之而立王嗣也此詩平王爲太子見棄之時其傅之所作也弁彼鸒斯此章言

已之失其所也弁樂也鸒斯烏名爾雅曰鸒鵯名卑
居又名雅烏郭璞曰雅烏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
爲鵯音匹烏廣雅曰不反哺者謂之雅其謂之鸒斯者
孔氏曰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孔氏以劉
孝標之博學而類菀烏部立鸒斯之目爲不精然揚
子雲曰頻頻之黨甚於鸒斯子雲之意豈不因詩中
之文而言之提提毛氏以爲羣不如王氏以爲安好
人提提亦是安也穀養也言以鸒斯之烏乃能弁樂

羣飛而且安然今太子不得所安則曾鸒斯之不若也凡民莫不得以相養而我乃獨見弃於父母則凡民之不如也既不如鸒又不如民於是號呼而告之於天曰我有何罪乎又曰我之罪當何如邪惟其無罪見逐故心之憂以爲將如之何踧踧周道此章則言周之將亡也踧踧說文曰行平易也以周道之平易而盡鞠爲茂草乎見其國之將亡也漢伍被謂淮南王曰臣將見宮中生荆棘露沾衣也周道鞠爲茂

草正猶王宮生荆棘皆以見其將亡也此詩言鞠為茂草非是當時已如此特預言之耳如赫赫宗周褒姒烕之是以褒姒之寵而知國之將亡也其後黍離大夫過宗周而盡為黍豈太子傅之言為有驗邪自古廢嫡立庶未有國不受其禍秦廢太子扶蘇而立胡亥晉廢愍懷太子而立惠帝隋廢太子勇而立煬帝不旋踵而禍及之幽王所為如此其受禍也必矣此我心之憂傷惄焉如擣也惄思也擣如以物而擣

心也不脫衣冠曰假寐如宣公二年趙盾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是不脫衣冠也假寐之中長嘆此事維憂其老故其心之憂如夫人之頭痛也詩言其心之憂矣有五其言之重複者以見其憂之甚也維桑與梓范內翰曰此章言宜臼孝敬而幽王之不察也陸農師曰桑梓父兄所植尚或敬之也禮曰見君子几杖則起其類是乎盖以見君子之几杖則起其敬於君子也可知矣父兄種之木尚加敬止況人之所

恃惟母所怙惟父敢不恭敬乎恭敬如此而乃見弃豈我之不屬於毛乎豈我之不離於裏乎屬離皆附麗之辭也夫人之所以見愛於父母者以其受父之皮膚處母之胞胎今我獨不受父之皮膚乎獨不得處母之胞胎乎辰者日月星辰所會也言我所生而遭難如此豈其所生之辰不祥邪如韓退之我生之辰月宿南斗惟其所生之辰不祥如此故其所以遭讒謗也宜曰之遭見弃者宜亦生辰之不祥也故曰

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菀彼柳斯此章言王之不知已也菀然而茂者柳也其上則有鳴蜩之嘒嘒然漼然而深者淵也其傍則有萑葦之草渒然而茂柳緊則有鳴蜩淵深則有萑葦柳之與淵皆能容物今王爲父而不能容其子乃使之如不繫之舟不知所至故我心之憂不遑暇假寐也鹿斯之奔此章言王之無恩御其子禽獸之不如也鹿之奔走者宜其疾速今乃伎伎然而舒遲者待其羣也雉之朝時雊然而鳴

者求其雌而並飛今幽王弃其子是全無親親之恩

弗如麀之有所待而雉之有所求也王既弃其嫡譬

如木之無枝則其勢孤矣此我心之所以憂而曾莫

有知之者夫以此詩既言菀彼柳斯有漼者淵以刺

王之不能容其子曾柳淵之不如也又言鹿尚待其

羣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則是又鹿雉之不

如也夫以麀尚待其羣雉尚求其雌而王乃安然而

弃其子是誠何心哉虎狼有父子之仁以虎狼猶愛

其子而王乃弃其子是禽獸之不如也相彼投兔相視也視彼掩兔者尚有先驅而走之者道中有死人尚有掩覆之者墐埋藏也左氏曰道墐相望是也夫以兔特禽獸耳塗之死人又非親戚皆有不忍之心今幽王之存心乃忍爲此此我心之所以憂而至於垂涙也文王之葬朽骨當時之人以爲文王之仁尚及於死者況生者乎文王之於朽骨非有父子之親猶且愛之則其心可知也幽王之於父子之親猶且

如此踈者亦可見也況欲澤及於斯民乎君子信讒

范內翰曰此章言王之信讒怒其子而不循理也葢

言幽王之信讒如獻醻之無不受飲而幽王既不受

其子故内讒言更不舒究其爲何如也王茍能徐究

之則讒言亦不難見也如太子申生歸胙于公公田

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

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夫寘諸宮六日則其誣譖不

亦甚明獻公不能徐而察之此申生所以有新城之

禍幽王之誅其子何以異此然申后宜臼之見黜必有讒言交構於其間觀申生楚太子之見黜而驪姬費無極之徒姦言巧辭可謂深矣今申后宜臼之見黜則褒姒之徒其譖之也必有以深訕之特幽王之不察耳伐木者掎其巔而伐之不欲安踣之也析薪者必觀其理而杝之者蓋隨其理而漸析之不欲安挫之也今幽王御其子不循理舍彼讒言有罪之人而加罪於我則是安加人之罪矣佗加也幽王之時

若舍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有罪伏辜者猶且舍之況於彼讒人之有罪變白為黑幽王安能辨之邪夫父子天屬之親也今幽王弃天屬之親視之如路人乃以讒言為可信而以其子為不足恤則幽王之不明也甚矣其不仁也亦甚矣莫高匪山莫浚匪泉高莫如山也而人則登之浚莫如泉也而人則入之王者勿以九重之邃天子之尊輕易其言而人莫我聽也而人將有屬耳於垣牆而聽之者王

苟輕其言而不能愛太子則小人將乗閒以離人之父子不可不戒無逝我梁四句與谷風同逝梁發笱譬如褒姒伯服奪其子母之愛今我躬之不容安能恤其後事哉

論曰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羣可以怨吾於小弁見之夫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勞之而怨固非理也至於弃之而不怨亦非理也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高子徒知勞而不怨之理而不知

所當然者故孟子深陳其曲折而闢之曰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蓋父母弃而不怨則愈疏舜號泣於天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舜不見愛於父母則思其所以不見愛之由是怨慕也故公明高以爲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也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亦是怨慕之意韓文公著履霜操以尹吉甫之子伯奇無罪爲後

母疾而見逐故著此操注曰追帝舜之事明怨其身之不父母憐也言人之不得於父母者當益親也其辭曰父兮兒寒母兮兒飢兒罪當笞逐兒何爲又曰母生衆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兒寧不悲是亦舜怨慕之意爾蓋子而見弃苟或不怨是猶路人相遭一不得意憤怨而去無復介意曾何有恩義哉故孟子曰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愈疏則與路人等爾即此觀之小弁安得爲小人之詩邪雖然幽王之黜

太子宜臼固非也而太子宜臼之立周已東遷周室自是不復興則平王亦非賢王也幽王黜之詩人乃譏之者蓋嫡庶之分人主所當先務也叔孫通曰太子天下之本也本一揺則天下震動惠帝柔懦之主也高帝欲廢之而張良之徒爲之謀成帝亦昬恣之主也元帝欲廢之而師丹正諫蓋嫡庶之分不正則天下震動其禍兆矣故雖惠帝之柔懦成帝之荒恣不敢廢也宜臼雖非賢主幽王廢之卒致驪山之禍

則知天下之本其不可動揺如此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火吳反昊天已

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亂之初生僭始既涵

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

庶遄已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

孔甘亂是用餤音談匪其止共音恭維王之邛奕奕寢廟君

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

他歷反毚士咸反兔遇犬獲之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李曰鄭氏曰悠悠思也其意以謂大夫憂思而訴之於天王氏曰悠悠不疾之意夏曰昊天凡言昊天則望之以其明也天不疾於用明則令已遇讒鄭氏則以為大夫之憂王則以為天不疾於用明王氏之言

固失之矣鄭氏之言亦未爲得也夫悠悠昊天者只
是言天遠大之意言大夫遇讒則呼天曰悠悠昊天
乃民之父母也今既無罪無辜而遭此亂如是之大
且語辭耳鄭氏以且爲苟且之且不惟文義不合詩
人之意兼以其字屬於父母之下豈詩人之體乎幠
大也鄭氏曰敖也鄭氏之言固有所據如禮記魯令
辭令皆曰無幠無敖則幠亦敖也然此詩但言其亂
如此之大不當爲敖蓋鄭氏以父母爲王故以幠爲

王之敖慢無法度然此詩乃是言天爲父母而降此大亂也昊天已威此四句亦上章意言上天降喪亂亦甚威矣然我其實畏謹無罪也天降喪亂亦甚大矣然我其實謹慎無辜也慎毛氏以爲誠不如歐蘇以爲謹亂之初生涵容也僭鄭氏曰不信也鄭氏以爲不信其訓詁則得之矣然其羣臣之言不信與信盡同之不別也詩只言僭不當言信者也此乃言小人之爲讒有漸其始也必爲不信之言以嘗試君之

喜怒人君苟涵容而不拒則其志得矣小人於是無所忌憚而後進讒言人君必信任之此亂之所以又生也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孔子此言最盡小人之情狀夫以水之浸潤漸於壞物皮膚之受塵漸受塵垢小人之讒如水之浸潤皮膚之受塵亦以其漸人君苟不察則小人得以逞其志必相謂曰吾之言君不我怒矣我何憚而勿爲姦哉唐太宗時陳師合上拔士論謂一人

不可惣衆職微刺諷如晦等太宗曰玄齡如晦等不以勲舊進特其才足與有爲天下女欲離間我君臣邪遂斥之嶺表使爲君者皆如太宗則小人必不敢以嘗試之言入之至於漢元帝優游不斷是以恭顯之徒周堪蕭望之劉更生張猛四人重相辨論其始也元帝不之察其終也蕭望之皆爲恭顯所排原其所由則僭始既涵之所致也君子如怒遄疾也沮止也司馬温公嘗舉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

庶遄已此言無所臧否爲患大矣蓋幽王無所臧否不能用刑賞以别白善惡以成此亂故詩人教之曰王如能怒以懲姦則亂庶幾遄止矣如能祉以進君子則亂庶幾遄已矣以言幽王之不能然也蘇氏曰君子以爲不幸而至此矣若人君一日覺悟大有所誅賞如楚莊齊威之事則亂猶庶幾可止也此實名言先儒以君子爲在位者其説固非王氏以如怒爲至誠之威以如祉爲至公之德亦非也此但言王如

能怒能祉則可以止亂矣君子屢盟夫治世豈有君與臣盟哉使不善之人犯刑誅之可也何至於盟哉考之春秋如伯有之亂鄭伯與其臣下盟蓋盟生於君臣相疑而致也君臣相疑不能察其實而但為盟誓適所以長亂矣盜者指小人也禮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以其害人如盜賊然君子信之此所以用暴也餤進也盜言小人之言也小人之言甚甘人君徒知其甘而不知其禍此亂之所以日進而不

已也漢張良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君子之言如苦口之藥此所以能治疾小人之言如味之甘者乃所以爲毒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遜汝之言即小人之甘言也逆汝之言即君子苦口之言也唐人之言曰鼷鼠之牙食人有其類雖齧盡而不痛俗謂之甘口鼠也魯國之牛鼠食其角矣牛之寢齕有蚊蚋撓其膚毛必致鼓耳揺尾以揮之及鼷鼠食之即不知

痛也鼠之一牙豈不甚於蚊蚋之干噆乎以其口甘
雖貫心撤骨而不知也況其角乎朝廷之盜亦鼷鼠
乎食君之角矣又將貫骨與心也觀此則知孔甘之
言安得而不爲亂乎匪其止共家語嘗詵此句而繼
之曰此傷姦臣蔽主爲亂也王肅注曰止息也邛病
也讒人不知所止息故惟王之病此言不甚分明孔
氏曰此小人好爲讒佞者非特於其職廢此供奉而
已又爲王之病害也此言似亦未安王氏曰孔甘之

言非止於共適足以病王而已此說是也禮記曰爲
君止於仁爲臣止於敬止共即所謂止於敬也孟子
非仁義不敢陳於王前當時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
以仁義爲不美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
不敬莫大乎是惟其心主於敬則無如孟子之告齊
王堯舜之道也此大人所以能格君心之非也小人
不能恭敬以事主肆爲讒諂適所以病王也奕奕寢
廟奕奕大也秩秩有倫也此四句頗難曉今且從歐

氏之說寢也廟也衆工之所成也然規爲制度本於君子先王之大道聖人之所謨也意謂聰明之人下通小人之賤事上達聖人之大道無所不知而至於忖度常人之心則不待聰明者雖予亦能之蓋歎幽王獨不能而爲讒邪所惑也躍躍毚兎遇犬獲之歐氏易其章爲第五章今亦當從之毚兎說文曰狡兎兎之駿者爲狡兎以譬狡惡之人王所當誅也荏染柔木以譬善人君子王當樹立之也至於往來行路

之人言又烏足數乎焉先儒讀爲夷然切當從歐陽讀作於虔切蛇蛇碩言蛇蛇安閑也小人之情不可測安閑而爲大言也出自口矣此與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同言之好惡惟其口之所出曾無實巧言如簧巧言如笙中之簧以說人出其言曾無愧恥以見其厚貌深中也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惟其巧言則必嶮峻其心而外貌則安然無所恥此所以鮮矣仁也彼何人斯即讒人也麋水草之交左氏所謂吾賜

汝盂諸之麋是也居河之麋指讒人所居爾讒人既無拳力又無勇主爲亂階又且疾病爾勇伊何言無所能也爾雅曰骭瘍爲微腫足爲尰説文曰脛氣足腫夫以此人無勇力又有疾病其人信尫羸矣其謀大可畏其人心之險也如此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言其爲謀既大而且多爾居徒幾何而能然哉此言爲讒譖之謀決非一人能之必衆人道之者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

公作是詩以絶之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伯氏

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李曰王氏云暴也蘇也皆畿内國名按左傳成公十一年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温爲司寇則蘇國在温杜預注云今河内温縣是蘇在王畿之内者也至於暴爲畿内國名無所經見豈鄭氏見作序者爲卿士則以爲在王畿之内邪蘇在春秋則稱

子而此稱公者孔氏云盖子爵而爲三公也此說是也正猶祭伯祭公祭之所稱伯者爵也猶此蘇之稱子也祭公之所以稱公者乃三公也猶此蘇之稱公也彼何人斯鄭氏云彼何人乎謂與暴公俱見於王者也疑其與之而未察斥其姓名爲太切故言何人歐氏破之以謂下文云伊誰云從維暴之云是直指暴公斥其名也豈於同行之侶未斥其姓名乎從鄭氏之說謂彼何人斯爲暴公之侶也從歐氏說則是

暴公也上文言彼何人斯下文言維暴之云歐氏以謂聽譖者伊誰乎乃維暴公之言是從則下文二人者其説迂回也當從鄭氏以為暴公之侶鄭氏之説固然矣但不當以為未察斥其姓名為太切鄭氏於巧言何人斯謂𤔡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今此又曰未察斥其姓名為太切其説自相矛盾則下文彼何人斯亦當從讒人賤而惡之其文勢不得不如此經言維暴之云二人從行序但言暴公為卿士者

蓋序特言譖之所由其始自暴公始也其心孔艱鄭氏言特其心甚難知不如歐氏以爲心傾險而不平易也夫人心險於山川惟其心傾險此其所以爲譖也胡逝我梁鄭氏謂魚梁也在蘇國之門外則以魚梁非是譬喻也歐氏破之以爲詩前後多言毋逝我梁皆是取喻蓋以魚梁者皆是取喻無足疑者何爲逝我魚梁欲利我所有也不入我門者與我絶也其所以不入我門者必其心有愧恥夫以人之譖人不

免有所愧恥如象日以殺舜爲事而顔厚有忸怩諮者僞心也愧恥者真心也人能充其愧恥之心則無往而不爲義矣二人從行二人者謂暴公之侣相從而行我不知誰爲此禍何爲逝我而不入弔我也始也如是之厚不若今日之薄如今之行不以我爲可乎以見後之不如舊也陳堂塗也孫炎注爾雅云堂下至門之徑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以見小人之情狀於此見之矣不愧于人不畏于天歐氏以蘇公自内

省無所愧畏然此所謂斥讒人言爾之所爲者不愧于人不畏于天亦猶胡不畏天胡不爲人皆是責小人也彼何人斯其爲飄風喻小人往来無節如飄風之起胡不自南胡不自北歎已適遭之也其猶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亦是歎已之所遭胡爲而逝我梁祇所以攪亂我心以見不入唁我之意爾若安順而行之則汝何不閑暇而舍息爾若急速而行乎則汝之閑暇脂汝之車何爲而不唁我也苟壹者之来則云

何其病也爾還而入見我則我安還而不入見我則我心否塞而難知也以壹者之来則俾我祇安也此皆責不入我之家亦以見讒譖之人愧不敢来也伯氏吹壎仲氏吹篪此又言其相應和如伯仲氏之吹壎篪也壎燒土爲之大如鴈卵鄭司農云壎六孔爾雅云大壎謂之嘂音叫郭璞云燒土爲之如鵝子銳上平底形似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爾雅曰大篪謂之沂李巡云大篪其聲非一也郭璞云以竹爲之長尺

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徑三分横吹之及爾如貫言如物之在繩索之貫此皆言其相應和也如此爾豈不知我心哉我以為不我知何為而疑我也爾不諳我則出此三物以詛爾三物豕犬雞歐氏以為壎篪貫三物不如鄭氏以豕犬雞之為安也世本云暴辛公作壎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云幽王之時暴辛公善壎蘇成公善篪二書但見此詩言伯氏吹壎仲氏吹篪遂以為壎乃暴公之所善篪乃蘇公之所善

皆求詩之過也為鬼為蜮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璣注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汝所為為鬼為蜮則誠不可得而見汝今乃人爾有靦面目而視人無窮言終必見我胡為而為此國語曰面而靦然注曰面目之貌後世用此句者以為愧恥非也於是作此歌以窮爾反側之心也自古讒人如驪姬之譖太子申生

如武后之譖王皇后如李林甫楊國忠之譖張九齡可謂難知矣如此言我聞其聲不見其身其小人之情狀可謂隱然而難知也然以此詩窮小人之情狀反側亦可以見其髣髴云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

遷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李曰蘇氏曰巷伯寺人是也鄭氏曰巷伯閹官寺人內小臣也鄭氏之意以譏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是以巷伯寺人爲二人此說不然據此詩所言巷伯序詩者遂以寺人釋之非二人也

鄭氏以何人斯為二人則是以此為二人則非也萋斐文章相錯也說文云萋字從糸今且從經作此萋字貝錦文如貝文也左太沖蜀都賦曰貝錦斐成濯色江波王氏曰錦斐也哆侈皆是張大之意鄭氏之意則以謂箕星之所以成由踵已哆又侈而為舌故也然不如蘇氏之說南箕也因其有是形而命之耳讒人之誣君子亦必因其近似而遂名之斯言是也蓋古之論虛名者多說南箕也維南有箕不可以簸

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徒有其名耳上言成是
貝錦則以喻讒人織其罪也此言成是南箕因其近
似而遂譖之也彼譖人者不亦大甚乎誰適與之謀
乎怪其謀之巧也正所謂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是
也緝緝翩翩緝緝毛氏曰口舌聲也翩翩毛氏曰往
来貌也捷捷猶緝緝幡幡猶翩翩此言讒人之意惟
欲譖人爾無他營爲也既而告之曰爾無謀欲譖人
然亦當慎爾言君亦有時以爾爲不信而去之君於

爾言豈不受之乎既而亦舍之而遷去也如江充之譖太子其始也雖足以投其志其終也身亦受其禍所謂既其女遷是也驕人好好好好自以得意也驕人讒人也勞人被讒者也草草憂也勞人之憂無可奈何故呼天而告之曰察此驕人之有罪乎閔此勞人之無辜乎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若不受則投畀於北北方寒涼之地使凍殺之北方若不受則擲還與有昊使制其命蓋言惡之之深也楊園園名也

畒丘丘名也鄭氏曰欲之楊園之道當先歴畒丘以言此讒人欲譖大臣故從近小者始孟子寺人之字言我寺人孟子作此詩凡百君子當敬而行之使自防也

論曰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故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覲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可謂惡之之深矣舜之去四凶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

殛鯀于羽山舜之所去者惟四凶耳而天下之人莫不咸服惟其惡惡如此巷伯也是以刑不試而咸服如後之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者非不知其惡然不能去者以其惡惡之未深此其所以亡也如漢元帝之於恭顯章帝之於竇憲非不知其惡而不能去則非所謂惡惡如巷伯也爲人君者詳巧言何人斯之詩則可以爲察姦之術觀巷伯之詩可以爲去姦之術也

谷風之什詁訓傳第二十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絶焉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惟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弃予習習谷風維風及穨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弃予如遺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李曰風俗歸厚則朋友有信雖久而欽之如伐木之詩是也風俗既衰則日趨於偷薄之域而朋友之道

絶矣谷風之詩是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絶而刺幽王
者文武之時親親以睦友賢不弃不遺故舊則民德
歸厚矣故伐木之詩所以述庶人之求友以見上之
風俗所致幽王既不能遵文武友賢不弃之道則其
民亦從而化之此其所以刺之也習習和貌也東風
謂之谷風毛氏曰風雨相感朋友相須蓋言既有風
而能又有雨則可以成潤物之功亦猶朋友之相須
可以輔仁也朋友之相須既如風之與雨今也當罹

患難之時則惟我與女二人同其憂至於安樂之時女反弃予朋友相須之義豈如是乎積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此詩以風雨爲喻者皆是取相須之意王氏以謂相與達其道以施於下相與致其道以格於上則泥而不通矣將恐將懼寘予于懷言其當恐懼患難之時則致我於懷抱之中不暫忘也及其安樂之時我如遺弃之物無所記念也豈朋友之義所當然乎崔嵬山巔也言谷風

之及物維山之高無所不至則風之德大矣萎衰落也禮記曰哲人其萎乎亦是言其死王氏曰風之於草木長養成就之則風之德亦大矣然不能不終以萎死則風有所不能免也孰為此者乎天地也天地尚然而況人乎此説是也蓋天地之功猶有所不足也今也乃忘大德思我小怨非所以為朋友也

論曰周公曰故舊無大過則不弃也則是有大過當弃之矣如酈寄之於呂禄則當絶之矣當是時呂禄

之宗族親黨日夜相與思慮計議如何當時國家社稷之勢爲如何故不得不弃之今也乃欲以小怨而弃之其可哉大德可思而不思小怨可忘而不忘風俗安得淳一而敦厚哉大抵朋友之義富貴貧賤患難安危其心當如一與之同安樂而於患難之時則不以爲念非也如耳餘之凶終是也與之同貧賤而於富貴之時則忘之亦非也如公孫述是也公孫述與馬援同里閈相善以爲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

述感陳陸衛以延援入立舊友之位述鑾旗警蹕就車磬折而入所謂忘其貧賤之交矣惟光武則不然故夫嚴子陵與之共卧以足加於帝腹上不以爲怒則其居富貴之時不弃如貧賤之時矣伐木之詩光武足以當之此其所以興也谷風之詩公孫述似之此其所以不終也蓋公孫述之待其舊友如陳勝光武待其故交如盧綰陳勝與張耳始居約時相然信死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回視昔日富貴無相忘之

語豈不愧於心乎惟高祖之於盧綰與之同里同日生綰以太尉嘗以出入卧内衣被飲食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時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綰者則其待之亦如貧賤之時矣卒之綰亡入匈奴非高祖之過乃綰自取之爾陳勝不能取天下而高祖得之公孫述不能服天下而光武得之但見其朋友之間已自有優劣矣況其他大節乎

李迂仲黄實夫毛詩集解卷二十五

謹案卷二十四第十八頁前三行有所底止刊本

有訛靡據左傳改

第二十五頁後三行四行而賈誼猶以為抱火厝

積薪之下刊本積薪作薪蒸據新書改

卷二十五第八頁後六行故公明高以為孝子之

心刊本高訛儀據孟子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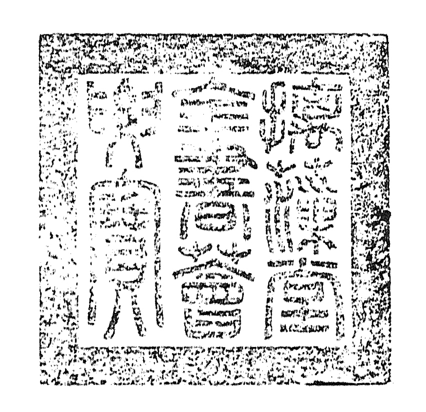
第十七頁後四行王氏云暴也蘇也刊本作暴與

蘇也今改

第十九頁後二行人能充其媿恥之心刊本充訛弃今改

第二十四頁後六行觀投畀豺虎刊本畀訛彼據經改下同

第二十八頁前七行陳勝與張耳始居約時相然信死玫陳勝即陳涉史記漢書載與張耳為刎頸者陳餘也非涉事至茍富貴無相忘乃涉輟耕隴上與傭者之語檃栝合二事殊誤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謄録監生臣王元勛